

有关。而青浦区之得名在于唐天宝五年（746年）设青龙镇——当年带“镇”之名的地方，大抵是驻军之地。

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创始会长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，吴淞江的支流中，有一条河流的名称最终成为上海这座“东方水都”的正式名称，那就是“上海浦”。北宋官方文献《宋会要辑稿》中记载了“上海务”，这是当时政府设立在“上海浦”附近征收酒税的机构，让“上海”之名得以传播开来。“上海浦起自今十六铺以东，北上抵今外白渡桥附近，朝东折向今陆家嘴，再往北在今嘉兴路桥处入注吴淞江。”仲富兰说，“当时，吴淞江已经穿越如今的上海市区出海，而黄浦仅流到今十六铺以东，上海浦恰好将两者贯通。”《上海地方志》2016年第二期刊载的金一超文章《上海浦——虹口港变迁》中曾记载，当年上海浦汇入吴淞江的地方称之为“洪口”。后来朱元璋称帝，年号洪武，为了避讳而将“洪口”改称“虹口”。

仲富兰认为，由于水系的变化，上海浦受到黄浦的侵并，之后又汇入开凿后的黄浦。“据说，1955年，毛泽东主席来上海视察，船行黄浦江上时，他突然向陪同人员发问：‘你们知道上海，还有个下海吗？’在场的人无言以对，谁也回答不上来。毛主席说，‘应该有’。”虹口区提篮桥附近有一座庙，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，因靠近当时的下海浦而俗称“下海庙”。



上图：天一阁藏明代上海县地理图。

在如今江苏省苏州市下辖的太仓市的弇山园内，有一座宋代古墓——郏亶墓。该墓始建于太仓双凤乡间，至清代同治年间太仓人将郏亶视为乡贤，而将其墓移至城中。如今的太仓与如今的上海、苏州不少地方当时同属“分巡苏松太兵备道”管辖，道台衙门位于如今黄浦区的上海县县城内，因此该道俗称“上海道”。宋人郏亶也堪称上海乡贤。这当然不仅因为清代时太仓、上海都在上海道之下，还在于著有《吴门水利书》的郏亶本身就是水利专家，有说法上海浦本也是属于运河，郏亶对其开凿做出过贡献。起码在《吴门水利书》中，他曾记载，“吴淞江南岸有大浦十八条，其中有上海浦、下海浦”。仲富兰称，这十八浦中，如小来浦、盘龙浦、朱市浦、松子浦、野奴浦等等，都是流入吴淞江的大浦，而其他见之于方志和史书的小浦，不计其数。其中，上海、三林、周浦、月浦等等地名，沿用至今。

按照上海市档案馆相关资料所称，在上海乃至如今的江南一带，“浦”和“泾”除了沟河交汇的自然状态以外，都带有人工“水利工程”的痕迹。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的如今浙江海盐境内有“古泾三百条”。这些唐人心目中的古泾，许多为六朝时江南开发之际所修建。如今上海行政区划内，有诸如新泾、枫泾、曹泾、乌泥泾、白莲泾、鳗鲡泾、女儿泾等许多以泾之名的水道。其与诸多“浦”共同说明上海地区古代水利工程的重要和分布的繁密。至于“浜”，渐渐衍生出一个上海话词汇“河浜”，指河流。而以如今上海境内的蕴藻浜而论，浜未必是小河了。而“港”在上海多为河湾，如春申港、梅陇港等。“塘”的原意指挡水的土坝，渐渐指称水被“塘”挡住后形成的水池、小湖，如走马塘、蒲汇塘等等。

有文献记载，自从宋代起直到清代，吴淞江上游的疏浚治理达32次，领衔名臣有范仲淹、沈括、李果、任仁发、图鲁、夏元吉、海瑞、陶澍等等。但在上海开埠以后，逐渐城市化的过程